

下载封面新闻APP | 分享更多惊喜



“惊蛰” 与沉默乡土的灵魂躁动

——读解杜阳林长篇小说《惊蛰》

□何希凡

杜阳林长篇小说《惊蛰》在《十月》刊出，足以令人刮目相看，而我却是在夜以继日地看了小说之后才逐渐“刮目”的。初读小说，只觉得不过是已然硕果盈枝的乡土小说大树上结出的又一果实，细读小说，好像读出了一点儿作者的独特心机。其实“独特”一词今天很容易被泛化到任何作品的评价，甚至一不留神就被栽到那些委实平庸的作品上了，而我要说的“独特”，是一般作者想不到、悟不到、更写不到那个份儿上。

《惊蛰》在叙事策略上没有什么新花招，而是最为实诚的生活写实，语言更是与乡土同构的川北地域风味。小说似乎并未给读者设置任何阅读障碍，读者也很容易将主人公凌云青堪比“凤凰涅槃”的生命突围，解读为一个单纯乡土青年的励志故事，或者是代徐秀英和她的儿女们对于贫穷乡土的血泪倾诉。而在我看来，倘若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次来对作品作出价值判断和意义诠释，杜阳林的创作劳绩实在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而作为文学名刊的《十月》似乎也显得殊乏慧眼。然而，有经验的小说家总是要先把只属于他心中独有的东西云遮雾罩起来，从而把那些缺乏足够耐心的读者滞留在最容易感知的层面。可是，作家苦心设置的这种“骗局”又不免是一柄双刃剑：既考验着读者的阅读征服力，也极有可能遭遇买椟还珠的阅读效应。

不言而喻，“惊蛰”绝不止于乡土中国在农业文明惯性中的一个自然节气指涉，而是被“严冬”压抑的乡土生命得以复苏繁荣的生存气候。作为乡土生命的时代生存境遇，“惊蛰”更关乎一种可遇不可求的伟大历史巨变。小说的叙事起点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第二年，低微的农家生命凌云青也去世了，与此同时，中国历史的“惊蛰天”也终于来临。小说家的高明不在于发掘了“惊蛰”的意义能指，而是别具心机地把“惊蛰”的多重意义蕴含灌注于乡土生命躁动的繁复图景之中。

小说极有可能造成的庸常性误读在于：作为主人公，凌云青的故事一贯到底，徐秀英和儿女们的生命遭际也一贯到底，已从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和现代小说现实主义传统中形成听讲故事阅读惯性的读者，很可能就被一个人或一家人拴住了视线，任何一个读者如果要向别人介绍小说的阅读感受，都绕不过凌云青，绕不过徐秀英和她的儿女们。我认为，重点关注主人公的生命遭际无可厚非，但如果仅仅粘滞于主人公而人为遮蔽了小说家的艺术心机，则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小说的意识底蕴不在于为一个人作传，也不在于为一个家庭作传，正像萧红的《呼兰河传》是为她家乡呼兰河边的生命群体作传一样，《惊蛰》也完全可以叫作“观龙村传”。观龙村的众生既是在凌云青们生命遭际中推波助澜的正负力量，又纷纷自成生命百态：陈金柱、刘翠芳因非血缘关系的无端猜忌而对兄弟妯娌凌永彬、徐秀英从隐忍到公然伤害，进而波及到对幼小侄儿凌云青的残忍对待；孙铁树因为曾有对徐秀英一厢情愿

的恋情而沉淀为妻子岳红英挥之不去的嫉恨情结，终至于酿成对徐秀英全家的恶性报复，并导致凌云青的牢狱之灾。由此观之，观龙村乡土众生的悲剧哪里仅仅是贫穷的悲剧？这是一个灵魂何等黯淡沉默的世界！正是在这里，我看到了杜阳林的卓越不凡，他没有把观龙村谱写成一首充盈着自在和谐、乐天安命的诗意的牧歌，也没有将其绘制成一幅山美水美人更美的田园风情画。当很多早已离开故土而长居都市的乡土作家深情回望乡土时，都不可避免地要作诗意的渲染，要作人情人性的美化，而杜阳林独能冷眼凝视乡土，不仅没有淡化乡土的贫穷落后，而更以带血带泪的笔触，掏出那些本已不幸却又变本加厉加剧了别人不幸的黯淡灵魂。

自然，杜阳林笔下也不乏乡土人性的美好：被政治风云颠沛到观龙村的大学教授周凤藻、上官云萼夫妇对凌云青一家的护卫与期许，韩老师一家对徐秀英和她的儿女们的用心护持，尤其是作为同学又超越了同学的“细妹子”对凌云青珍贵的童真抚慰，一切都是暗夜中的火把，严冬里的暖阳。然而，读者一定可以掂量，这些正面力量在观龙村众生灵魂的黯淡无情面前显得是何等微弱。所以杜阳林不是紧盯乡土的贫穷，而是始终凝视着比贫穷更可怕的人情冷漠和灵魂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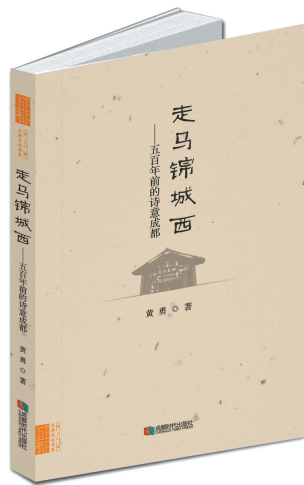
尽管观龙村的正面力量不能与那些沉默灵魂形成的愚顽势均力敌，但他们毕竟在乡土精神的暗夜燃起了不灭的火苗，而生长这火苗的因素不是人性人情与生俱来优选的结果，而是文明的启迪与熏染。他们都是不同程度的知识拥有者，凌云青们的生命突围正是从这个突破口开始的。至于这种突围的结局如何，主人公和作家都是难以预测和把握的，但作家却高人一等地对乡土生命注入了一种智性期许。也许智性提升并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但它却是唤醒沉睡乡土灵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正因为如此，小说只是把凌云青考上大学当作对乡土叙述的回溯牵引，而并没有给出凌云青们走向远方后的确定性归宿。小说的主要关注重心在于沉默乡土的生命躁动，当时代的“惊蛰天”终于来临，躁动便成为可能，优化乡土生命的精神灵魂也同时成为可能。

《惊蛰》对沉默乡土上的暗淡灵魂的整体观照是成功的，也是富有深度而令人震撼的，在可遇而不可求的“惊蛰天”来临之际，对乡土生命的躁动与憧憬描写也是极具情绪节制和审美分寸的。其实，乡土生命都有人之初的善，只因为匮乏智性之光的烛照，致使乡土成为宗法制文化传统最顽固的堡垒，所以那些鸡毛蒜皮之争也可以因为惯性的偏见蔓延为战争，那些本该富有同情心的乡土生命，也会在貌似正义词严中，把对无辜的伤害发展到残忍的极致。因此，当我们面对沉默的乡土灵魂摇头叹息之际，可能忘却了那只穿过历史隧道伸过来的负面文化传统的黑手。

传统诗书礼乐的现代启示

——从《走马锦城西》说开去

□峻冰



《走马锦城西——五百年前的诗意成都》

《走马锦城西——五百年前的诗意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以下简称《走马锦城西》)是黄勇的新著。作为作家，他曾以四川地方武术门派盘破门为叙事重心的长篇小说《盘破门》(四川文艺出版社)给人留下较深印象。颇有意味的是，他显然不只是会写虚构作品，非虚构同样擅长，《走马锦城西》即是明证。

《走马锦城西》以明代第七任蜀王朱申甫《锦城十景》与第九任蜀王朱让栩《成都十景》两诗为依循文本，以史学材料及实地考察为领悟想象之翼，轻轻翻开厚厚的成都历史，小心拂去其上久积的尘埃，用散文笔法穿凿史学典故，品诗词韵味附丽旧时美景，让500年前的蓉城十景，于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渐在今人面前清晰了起来。

从流失日本的《蜀王文集》里探源，《走马锦城西》既有旧时成都十大美景的诗意抒写，蜀王诗词及杜甫、纪晓岚等人诗文的品读浏览，亦有题涉物质现实的与明代政治、军事、经济、旅游、宗教、民俗等诸方面关联紧密的铺叙直陈。在某种意义上，该书既是文学的、诗学的，也是史学的、考古学的。或者说，它具有明显的文学史、文化史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除一至十章所述成都十景的生动明丽、诗意盎然外，还有其序章顺时记述的明代蜀王的道德文化建构，尤其是首任蜀王朱椿以诗书礼乐化一方的明善之举。

作为闻名朝野的“蜀秀才”，朱椿“博综典籍，容止都雅”。就藩成都后，以中原汉学教化蜀人，且遵佛道向善，轻徭薄赋，使人知礼安业，遂致蜀中大治。实际上，由他开始的蜀地兴盛局面及诗书礼乐传统，深深影响了成都的本土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成都十景之所以能成为成都十景且广为赞誉的深因了。

礼乐制可上溯周代，作为文化制度，其与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并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朝野讲究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发端于此，卓世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至春秋末期，“礼乐崩坏。”孔子研习“六艺”，尤传“礼、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

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即是说，国家、民族要和谐稳定，必合乎礼，正乎乐。正因“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恭而无礼则劳；身而无礼则辱；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孟之说，强调行礼乐，施仁政；倡入世进取，礼乐化民，中庸节制之“有”。老庄之说，虽言出世，讲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倡行天道——“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究其根本，应该还是“有”，也即自然之有。在此意义上，儒、道共通，“有”“无”皆有。

公元前后传入中土的佛理，至唐宋大一统繁盛之世，也化于诗词礼乐中。儒、释、道的精髓，深度融进芸芸众生的集体无意识，并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礼俗传统。俗言中国乃东方礼仪之邦，此之谓也。

礼乐文化的肌理，主张人要有审美的眼睛，唯此，才能发现美；而美景、美境与观察者和悦的心情、心境有机融合，主客观同理相应，美的对象便不仅仅是被发现的，还是由衷的——不同文化层次、理性认知的人，对同一对象显然有着不一样的审美判断。

《礼记·乐记》言：“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称文，谓之音。”黑格尔也说：“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遵礼而好乐；音乐作为美的物事，托物寄情，使人和悦、向善，尚“君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多了，一个社会就更为和谐了。

具言之，拥有理想文化高度的人多了，对同一审视对象(物象、景物)便易形成共识，达至共同审美，而言传身教，推介开来。欣赏的人多了，久之，对某种具有一致性审美品质，为某种意境、氛围所萦绕的景观便能达成相同或相似认知；美的心灵与能引起美的情感的景观的高度契合，一如成都十景之类，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族群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了。

毋庸置疑，礼乐文化是需要传承的，传承则离不开良好的教育机制。可以说，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相互配合、相辅相成，方能促成一个社会良好教育机制的达成。其中，家教实为根本、基础。有了好的家教，学校才可以进行良好的继续教育；进入社会的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后有了文化的人多了，俗世便更尚礼乐传统，更求垂范价值。

久而久之，优良文化的传承自成现实主潮，世俗文化也才能正向兴盛，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方能兴盛发达、长治久安。小处言之，更多有文化的人文明了，才有更多发现美的眼睛，而物象美景便会固置而被长久记忆并被广为传播。

而这，也许是《走马锦城西》一书给现代成都及成都之外的人提供的另一种并非不重要的启示吧。